

现代语境下传统文化中个体乡土生活与现代体验的归置

——对《本草中华 2》内容进行分析

摘要：纪录片《本草中华 2》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微观叙事将人与本草放置在自然与社会的共融状态之中，通过本草对社会个体命运投以人文主义关怀；将乡土与现代的状态呈现在混杂着各种选择的悬置的影像空间中，打破田园诗意的乡土生活，展示真实生活的横截面；使得流动与安定共存，透过其缝隙关照传统文化的生存与个体的现代生活，使得个体安定生存于当下的空间，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找到自我安定的价值与信仰。

关键词：微观叙事 现代体验 个体记忆 自我选择

纪录片以记录真实为主，记录真实要求创作者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具有敏锐的眼光能够迅速捕捉到社会变动下一些消逝的东西和向前发展的东西。影像本身的记录功能，在于呈现个人所处的时代。透过影像对于当下的反思和记录，往往可以呈现出一些跨越时间限制的关于社会整体变动的东西。它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过去的记忆，或是未来的问题。优质的创作既可以充当文化传播的手段，同时可以留存那些正在消亡或者被掩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时刻。

在现代发展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融合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而关于中医药的传统文化在影视作品中少有呈现。同时在西医的冲击下，有关于“中医无用论”的讨论也不断被提及，在此种怀疑论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关于自我的认同危机。多元选择带来的多种可能性，使得更多的“我们”对于自我的身份逐渐消弭在“他们”关于现代化时代下的新定义之中，因此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传统文化都无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因而在近年来，纪录片承担起自身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创作关于中医药的题材的纪录片。从《黄帝内经》、《秘境本草》再到《本草中国》，是对纪录片如何更好的在当代发挥自我引领作用的新尝试。《黄帝内经》从历史角度切入讲述中医；《秘境本草》突出其神秘性特点与本草的药用价值；《本草中国》作为本草系列的首部作品，从本草入手，结合人物的故事以其深刻的哲思与对生命的关怀，呈现出优质纪录片的担当。而随之推出了《本草中华》系列丰富了其视听以更加轻盈和活泼的方式，以“本草”为切口，透视人的生活，将对于生命的哲思

置放在影像中,传达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与其中蕴含的民族气质。这些纪录片也开始关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生活的趋势,传统文化以一种稀缺与珍贵的代表,进入大众视野。它开始代表消逝,面对消逝重要的不只是强调重要性,还有与人相关的生活体验,以及贴近与关怀个体。因此也有部分纪录片从宏大的叙事转向了微观叙事,透过传统关照人生。

“艺术传播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人,纪录片叙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影响人。”

^①在这种倾向下,《本草中华 2》采用微观视角,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中药,以最原初的状态呈现,同时与普通人勾连,进而注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反思。以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姿态重新观看其内容,其中不乏大量超出创作文本对于微观世界中普罗大众的深切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本草中华 2》中不同章节故事的叙事方式与主题呈现,旨在通过影像来看纪录片如何呈现当下的现代环境?以及如何在影像内部将个体的价值选择进行表达?同时如何关照着大环境之下的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对不同代际群体心灵的安抚?

它呈现微观状态,影像内部充满真实的本草生长与人物成长的现代乡土环境;进而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窥探其在乡土社会中,人记忆的生成以及对自我的重新架构,反观传统文化面临的自身价值与认同问题;其关注个体在当下的生活,讲述个体的日常故事;注视个体在现代和乡土中一步步做出分离后如何自洽与做出自身的选择;它从小处着手,关注传统文化与人的关联,进而看到传统文化更具有微观视角的发展状态,以及传统文化带给人以超越宏观叙事的沉静与温暖。

一、微观叙事与生命哲思

(一) 内容聚焦平常:微观本草与普通人生

中医药类纪录片往往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中医药本身的发展以及文化特点,而纪录片《本草中华 2》摒弃了之前纪录片的宏观叙事方式,转换视角,聚焦至中药的原材料即微观本草本身。将本草作为叙事展开的关键点,记录了自然界中 24 种本草,以本草为核心,串联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六集分为轻重,进退,黑白,刚柔,新陈与甘苦,从微小的本草开始,用干净的影像呈现本草从生长到制作成药的过程。同时与快速简洁的叙事结合,通过本草与人的勾连又于生命的

^①刘蒙之.从宏大叙事到微末叙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创作理念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9):109-111.

细微处呈现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而在本草与人之间又“以小见大”暗含了中式的情感表达。

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事物本身，呈现本草本身的状态，进而展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遗忘与忽略的角落。无论是探针镜头下卷柏遇水伸展的姿态、显微镜下苔藓的样态，亦或者化学试剂下自然铜的分离的微观景象与朱砂研磨炮制过程中溶解与分离的瞬间时刻，在影像的加持下独自释放着微观世界生命的精彩。

同样，影像的微观视角配合讲故事方式的细致与微观。纪录片中不厌其烦的拍摄与记录每株本草的生长过程，其生长环境的地理特点，每味中药的制作方式与流程。银耳充满光照的培养基中，时间的流逝在延时的状态下以可见的方式快速流动，这其中加载了无数的日夜，是本草生命过程的见证；药墨从原材料烟灰的烧制制成松烟再到松烟与其他材料的融合制成墨坯，镜头不断地在人物的奔忙中游走与剪接，将繁杂的制墨过程融入时间的沉淀与炉火的烧制，在镜头的转换之间，是药墨从无到有，成型过程的呈现。纪录片本草中华通过影像向我们呈现了各种本草从其生命诞生到结束最终成为中药一部分的过程。这种细致与微观叙事的视觉表达是创作者对记录本身价值的热切关注和重视，是关注本草者对本草注入心血的体现。

“与此同时，在纪录片纪实的过程之中，其所呈现的现实世界的影像并不是简单地还原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是提供了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体供人解读。”^②因此其微观的叙事在镜头的辗转中具有了文化内涵，微观在此突破了原本的影像的细致呈现在此成为了人物心理“微观世界”的呈现。里面包含了中药制作者对中药本身的坚守，对和本草关联的普通人的深切注视，这种呈现本身给予了万物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对普通与渺小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关怀色彩。

在纪录片中，避开了热门的都市，选择远离喧嚣的山林与部落。人迹罕至的云南金沙江河谷留存的村庄，从东汉便从江浙迁移至中缅边界的小城。同时不乏一些边缘的群体，例如徽墨之乡仅存的制作药墨的墨工，云南退休乡村老人守护森林的护林员，接手家族传统的老一辈传承者，研究冷门专业的研究员，呈现这些现实社会中不易关注到的人群的工作与日常生活。镜头充满温情且细致的注视着偏远的角落，关注着一些人谱写的生命之歌，将充满冷气息的影像空间中注入

^② 李智,张炳旭.个体影像共筑社会记忆——探析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微观叙事[J].当代电视,2020(07):58-61.

暖的人情。山林中孤独且困难的生活，与护林员对于山林的爱与年复一年的守护；青年贫困的墨工与药墨相伴为生的困苦生活中，遇到了陪伴一生的知己；苔藓研究的冷门与研究员对其注入的心血与爱。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与单一繁复是大多数人生活的普遍状态，影像与故事、本草与人的完美结合使得叙事呈现出饱满的状态。这些细节的呈现使得故事从影像的表层进入到对于社会人生的关照，他开始成为他们，个体成为群体，从对个体的独特叙事走向对于社会群体的普遍呈现。人生境遇的相似产生的共鸣在影像空间生成，进而通过人的情感表达加持，将观众作为外部的个体纳入影像空间。

（二）影像中式抒怀：含蓄情感的表达与人与自然的圆融

因此画面除去承担叙事功能，同时仍是情感传达的一部分。影像上的变化诉诸叙事，将人物的心理、情感状态外化，以本草来承载人情，通过镜头释放着含蓄内敛的中式情感。

本草是世间最微小与普通的自然物，情感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通与平常的。本草藏在山林，需要耐心找寻；木蝴蝶是云南梁河山上不起眼的本草，借老人得以发挥效用；自然铜经过化学试剂的炮制才能煅出无毒入药的铜；竹子需要小火慢热才能凝聚半杯竹沥。种种本草中隐藏着变成中药的功效，而在本草变成中药漫长与无言的过程背后，隐藏着人和人之间无声的爱。影像同样以小见大，本草成为中药承担与映射了社会群体传达情感的方式。放入了珍贵的皂荚子的粥的特写，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代表了希冀与关爱；老矿工为儿子不辞艰辛寻找的自然铜；刻上夫妻共患难时间印记的药墨；儿子为母亲亲自研磨的黑芝麻糊；一杯老人儿时用木蝴蝶为子女浸泡的茶水，其中都蕴藏着一份含蓄内敛的爱。借物传情，借本草达意，是属于中国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温润细腻，藏于舌尖上的食物；无法言说，藏于本草采摘到制作中药的过程中。

这种与生俱来的含蓄特点与群体生长的地域与土地相关，情感承载与地方相关联。因此在纪录片中，通过影像呈现两种状态：空镜下的静态自然风光和远景拍摄的渺小的人与周围诺大的环境。画面多采用远景拍摄，空镜头呈现自然的本色，画面在镜头中多是安逸与宁静的状态，自然风光代表地方，是不同地域特点的呈现；而人物在自然中进行着日常的劳作与活动，是人与土地、自然的世代相连。镜头以全知视角作为观看者，注视着自然风光的静与渺小人物的动。情感在

含蓄的画面中呈现，影像以屋檐、窗户、门框将人物框起在画面内部，创造具有中式园林意境的画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③因而通过影像将人与环境的关系表达的淋漓尽致，人与自然的圆融成为了画面深层次的“意境”与想要传达的内涵。

地域代表特殊与人文。每个地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孕育不同的本草与具有地方特征的人。本草生长的过程受制于地域本身的地理环境和特点，地域的不同使得本草的样态也各不相同。本草在成为一味中药的过程中的移位伴随着人的移动，物理空间的变换，不变的是本草的特性，同样也是人的特性。南方水乡的温润气候养育柔和谦逊的竹，人物故事配之以温润和淡雅；内蒙干旱与恶劣的环境，人物故事配之以朴实和坚韧。附着在土地上的人由于不流动产生的特殊性，呈现不同地区的乡村特点与状态，呈现多样的生活习俗与行为方式，文化上受到自身气质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样态。

土地代表共性与自然。在众多的地域的不同中，共同的是都在发挥自我的药用价值，同样，人都与乡土与自然相关，呈现出专一、坚守、甚至执拗的态度。费先生曾讲，““土气”是因为不流动’，用来形容乡土中人的特点。同样，在纪录片影像呈现的本草世界与人物故事中，人与自然相互勾连，本草牢牢扎根于土壤，人植根在乡土社会，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状态。“土气”生动的呈现了人与土地的粘连，在他们的自我生命意识里含有对土地的敬重，即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自然的敬畏。

人的成长和自然万物的生长同理，都是生命的历程，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成就了一味中药，也在这片土地上构成了人和人情感的联结。从本草到人，均是从无到有、从生命之初的懵懂到生命终点的意义的找寻。自然不再是自在与客观独立的，土地在当下生活中具有了现实意义的情感属性，乡土成为了人情感的支撑。乡土承载着人无法割舍的记忆，承载了生命的延续的物质需求、生活体验与记忆的情感温度。

二、本草延伸的乡土生活与现代体验

（一）本草的生长与死亡：乡土的植根和现代的流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乡土社会重要的前提，因此乡土的重要性油然而生。乡土是《本草中华 2》中无法脱离的整体环境。“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④因此在乡土中，距离与里程被放大。

在纪录片中通过解说词和画面的配合，大量呈现距离与里程。从福建采摘药材的山林到温州家的里程；从东汉便迁移至中缅边界的小城与浙江祖籍间的距离；儿时山林中的居住的祖屋与城镇的路程等，距离被强调与放大，突出其重要性。距离体现地域的变动，呈现分隔与牵绊。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论述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关系纽带时，血缘和地缘被作为两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血缘也一再被强调，然而地缘在其中也有着与血缘同种重要的地位。^⑤地缘代表了与地域的关系，其中地域的变动是地缘的变化，地缘的稳定关系仍旧是维系故土相思的重要因素。地缘体现了乡土的植根性，中国人强调落叶归根，秋风起时的银杏，在中国传统意象中，思乡之情蕴含在种种与土地相关的植物所代表的意象之中。

随着距离代表的空间上的隔断而来，还有时间的延绵，时间在此仍旧是具有分量感的存在。在纪录片中时间被强调，每集中关于本草采摘时间、制作过程都以文字和画面强调时间的存在。时间突破了最小单位的使用，进而在影像内部大量呈现长时间状态。皂荚树的生长周期需要十几年；酿蜂蜜需要一年的周期；黄连的种植以 6 年为期；同样，香药传承世家的几代传承，人参种植的四代延续，时间在此被延展，从分秒进入年的节段，时间跨度的增大意味着影像空间被扩充，承载着等待与厚重。同时，血缘作为最具有时间状态延续的体现，具有过去与现在伦理上联结的作用。“缘”是一种传统的、与土地相关最原始的人的连接，从中可以窥探到羁绊与无法逃脱的精神的根源。白果寄托着地域差异间的血缘承继关系，是对故土的思念，银杏树见证村落与家族世代代的变迁；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父亲带着即将接手家族人参培养时，回到原本的深山中祭祖，不能忘祖，是对血缘的重视，同样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看重。

代际关系与传承在时间的延展下呈现出自身的脉络，清晰可见的叙述着由血缘和地缘共同联结的承继关系。传统文化的意义也无需表达，它凝聚着个体生命时间跨度与地域间家族寄托的情感与责任，成为了个体生命记忆无法割舍的一部

^④费孝通. 乡土中国[M]. 费孝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

^⑤费孝通. 乡土中国[M]. 费孝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0-109.

分，也是群体意识中隐藏最深的记忆。

距离与时间、地缘和血缘共同形成了与当下追求快的环境、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的脱节空间。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⑥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和模式，人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巨大改变，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流动。现代所追求的变化是人口上产生流动与产品不断的变动，是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同样也是追求快速本身。

在纪录片中，城市的形象在纪录片中未被展示，但却处处彰显着城市的身影。黑芝麻糊研发中心对于黑芝麻糊纯度的提升只能在现代都市中提升；重庆黄连的全国交易市场是前现代化都市与市集的缩影；只有品质好，质量上乘的黄连或者桔梗才能卖出好价钱。这里从生活熟人社会与进入了陌生人社会，本草从代表母子情的黑芝麻糊、祖孙情的桔梗，父母对女儿期望的皂荚子等都从日常食物进入具有经济效益的物品。在纪录片中出现的买卖场合，创造了乡村和都市的联结，土地上劳作的稳定性和城市的流动被巧妙的通过交易场所凝结起来。现代意味着精准度的提高、更快与更便捷，快的意义被强调。

当人口不断地流动，生产工具不断地更新以及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享乐主义盛行，人们的需求便不断地被快速本身创造。反观现实生活中现代的都市感受：送外卖的本质是消费时间，追求时间的快速；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对更好体验感的追求本质是消费便捷与彰显速度。

在纪录片中呈现时代的变化与传统与现代的交叠，慢的意味在此延伸，成为表达的重心。慢与沉淀在此刻被放置在影像中，呈现出与现代节奏相反的状态，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态度进入故事。西药以见效快为主要特点，因而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药文化面对的不是自我的消逝，而是能否抓住新颖与变动，找到切口与与众不同，慢与等待以及以其创造的独特性是其深层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的特点。而快速则意味着流水线生产、批量集中加工与复制，工作的限制与边界由此出现。

边界的产生是城市带来的显著特征，边界代表着分离，隔阂与理性。法律的契约关系取代了情感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孤独与冷漠成为了群体生活的常态。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温度与情感却成为稀缺品，当这些原本存在于城镇大院和乡村部落中的情感不复存在时，人们便自我构建起自我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其中蕴藏着与现代环境压抑下不同的诗意与浪漫。

被与城市对立起来的乡村成为了人们构建自我理想世界的乐园，那里是逃避生活的乌托邦，个体的精神被包裹在自我创建的乡村中，这种现象本质是人对温度与情感的渴望，以及在被快裹挟与对慢向往的现实环境中精神上的无助和迷茫。以往在电影影像中常有两种处理方式。如同好莱坞影片造梦，让个体沉浸在完美与想象的自我中，往往影像契合人们心中的乡村，使得人们情感上得以寄托与满足；或者式完全打破这种想象，呈现意大利新现实电影中的困顿与迷茫。而在《本草中华 2》采用另一种做法，用一种破碎与杂乱（快的环境），呈现了另一种稳定与平和（心的平和）。

（二）杂糅空间：反田园牧歌的乡村呈现

田园叙事在于构建诗意的散文化的桃花源景象，在于空间的隔离与悬置；在叙事方式以及叙事内容上强调创造空灵澄澈的空间景象。无论是恬淡安逸的山野生活方式，或是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都在于极致的单一选择，强调与外界的对立与自我内在的淡然。

而在《本草中华 2》中，创造的并非完全的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它通过影像呈现了乡土和现代的连结，这是具有现代观感的乡村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流动与变化过程中生活和文化的横截面，透过横截面注视着缓缓流动的进程，找到其中自然乡土的变动与传统文化本身的位置与价值所在。它呈现一系列的“对立”。父亲制香的心静与儿子学香的浮躁；教师张超伟在讲授朱砂炮制课时，炮制的纯度不够与自身在企业利益和内心传承之间的摇摆；云南山上的安逸生活依靠在外地辗转打工实现自身归来生活的安定。它通过影像叙事创造了一个变动的空间，作为其他“杂质”与“污垢”的选择随处可见，但同时也抛去本身贬义的存在，作为一种合理而存在的选择。这种选择反而混杂的真实空间内部中，又抛去了“对立”没有了非此即彼的状态与明显的好恶之分。从乡土至现代的转换过程中，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它成为了乡村在现代变化中自身位置（这种位置本身便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位置所在）的真实呈现。它作为本草的生长地、中药成品的原材料地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艰苦与困难的，人物的生活并非不愁生计，同样在一种

生活中，更多是繁复与枯燥。家境贫寒却相濡以沫的夫妇制造药墨，需掌握火候，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同样对比中药世家培育银耳，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与夜以继日的亲自看护，收益的可观伴随的是对银耳品质的执着与自身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它也是与城镇有勾连（银耳基地与人物生活的城镇来回 20 公里，杨建新年轻时闯荡的县城与云南金沙江河谷有 5 至 6 小时的车程，辗转一千公里到达研发中心的黑芝麻，都并非完全隔绝的存在。这个景象属于现代与乡村的夹缝，不在是西部环境壮美与南方水乡柔情的固有特点的表达，他创造的是更加粗粝的、艰难与危险并存的生活景象，也是需要一代与一批人做出选择的乡村。

同时这里的乡村也代表了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生长地具有的不可或缺性（虽然传统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但其代表的精神气质无法撼动）；艰苦与苦难的状态（在多元选择面前继承与发展的困难性）；与现代紧密联系特点（传统文化需要做出自身的发展，适应新的文化环境）；需要人们做出选择的目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不能缺少人的参与，同样需要一部分人通过对自我的找寻去选择性的继承）。因为他的这种呈现方式，是沟壑，是备受挤压的空间，勾连是主要特点，因而对于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境况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新的状态下，乡村并非田园牧歌的生活。相反，充满了身体上难以忍受的艰苦和精神上的高度集中带来的痛苦。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清贫的、劳累的、复杂与繁琐的且可能辛勤努力与结果是不对等的。墨工的清贫与每日的劳累；黄连的难寻与种植的辛苦；制香过程的克制带来的身体上的疾病；同时他们是与钱或者物质挂钩的，爷爷奶奶为孙女劳累几日收下的种子为了卖个好价钱去北京找父母；人参的经济价值部分因为其经济价值留住了孩子继承的心。现实和理想的选择上，并非一方对一方的彻底排斥，而是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适应了人生存的需要，也帮助留下了心理上的无愧。

这是现代化发展正常的进程，传统文化同样如此，在守住一方净土的同时要考虑其经济效应，创造适合当下生存的方式，而非以木强则折的态度去对立，也是中国传统的智慧的呈现。因此，极端的割裂没有在影像空间中表现，呈现的是守住底线。接受与能够生活的同时，遵循内心，让自我从紧张中放松与沉淀。这种乡村是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呈现，它对个体理想乌托邦做出了“破坏”，却提供了一种使内心安定的普世价值。

影像悬置了价值判断,这里没有好坏与对错之分,只有对自己而言的如何定义舒适与自我的价值。安于接受当下与用传统的态度对待当下的苦难,在混乱与迷茫中,找到情感的依托与自我内心向往的选择。因此叙事匹配人物的心理状态,展现人的心理空间。如果说影像本身的干净、清透与叙事内容的艰苦之间的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影像传达的便是内容背后的有关人物生命的“桃花源”。只有在混杂与多元中才能体现出人物选择的困难与坚定。人们在繁杂与迷茫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心中营造出一片独一无二的“净土”,寻找温度。这种选择的做出对应每个个体记忆的生成环境,从记忆中找寻本初的自己。因而影像通过不同的故事,呈现记忆的痕迹与作用。这些与地域相关,与人所处的群体相联,在生活中不断加载的记忆是温情与温度的来源,人们最终找寻的是情感上的慰藉支撑与自我的安定。

三、记忆认同与个体选择

(一) 植物与人的对应:个体记忆寻回

布尔迪厄的解放社会学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共谋的关系。而当记忆被作为一个方法论时,“记忆是现在处理过去的方法,它可以生产和再生产某种意义,而这种生产本身离不开社会情境及其过程。”^⑦在这里,以个体的方式讨论个体在自我记忆生成中的主体性,以及抛开权力关系,自然状态中客观因素影响的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由自我的生命体验构成,同时个体记忆生成的过程伴随着集体的影响。因而,个体记忆中包含了与过去时间相关的集体记忆。记忆带有主观色彩存在以及不断它加载人生命的感知。因而个体记忆具有混杂性,其中混合了作为共性的情感(与个人相关的)与地域间集体记忆(与环境相关)。

在纪录片影像中的本草承载了这种个体与集体记忆,使得记忆以一种可见的形式呈现。本草个体功效融合进中药,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本草本身(不论是自然铜的萃取,还是皂荚剥去外壳只留下的晶莹剔透的皂荚子)都是一种在外在的冲击下的部分的消失。反观人本身,生活在当下的空间,怀念与记忆的留存代表了个人的生命年华的消失、孩子的长大与离开、时代的不断前行,以及成为现代个体记忆一部分的集体记忆。退休老人隐于世与木蝴蝶相伴晚年,轻盈与沉重存于一体,从欢声笑语到安静清冷,记忆在不断的发酵沉淀,凝结进了薄如蝉翼

^⑦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社会,2010,30(05):217-242.

的木蝴蝶中。木蝴蝶不再是单纯的植物，也成为了如今年迈的人的记忆，上面留存的是孩子们儿时陪伴身边的情感体验，成为老人无法割舍的生命状态与个体记忆。

与土地的勾连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勾连，还有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作为一种逝去的体验，也成为当下个体记忆中留存的情感。传统制香世家恪守香规百年制香，苦于即将熄灭的“香火”，青烟不止，愁思不断。香是继承者责任的寄托，成为他逝去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个人无法逃避的代表传承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同一环境中指的是一种相同的体验，而集体与集体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记忆差异。环境特点的不同也是人物记忆主体的一部分，成为不同地区人的不同生命体验。影像通过不同的区域，唤起的是每个区域的独特集体记忆。有关于内蒙干旱与贫瘠地区的生活体验与苏州温暖潮湿气候的生活方式，纪录片通过六集不同的主题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第一，这些地域代表着不同的集体生活状态，既是不同地区人们的集体记忆。

情感成为了个体记忆（与个人相关）与集体记忆（与环境相关）唤醒的方式。因此影像本身在内容上放弃了对于现代化都市大环境的呈现，留存下小的家。影像内部呈现山林湖海，村庄山野，却少了高楼大厦，城镇街道。镜头的快速符合现代节奏，叙事流利剪辑明快，慢的故事与快的节奏将过去生活与现代体验缝合在镜头中。每个故事中的年长者被轻快的镜头节奏推着前行，步伐紧促与略显吃力。如同在现代环境下尝试适应的群体。

老人与制香者作为“过去”的代表，代表了一代的生活体验，乡土中未曾离开的人，记挂着那不断迁移的人。内部的“桃花源”正在成为急剧压缩的边缘空间，而外部的空间已成为现在的主体。影像之内留存，承载了影像之外的逝去。记忆的留存传达年华的老去，孩子们的离开，时代的远离。新的有关于现代生活与体验的记忆开始生成，影像本身成为了呈现时代变化的交互点。里面先进（现代化学）与经验论（古法炮制）并存，自由（观念，身体）与保守（传承，克制）同在。过去空间与现在空间交织，干净（过去乡土的干净单一的记忆）与浑浊（现在都市的混杂多样的记忆）的记忆融合在不同的个体或同一个个体身上，呈现出一种矛盾与繁杂的状态。

这种矛盾混杂是生命本身状态的体现，也是环境复杂的呈现。因此在这种环

境之下，关于个人的以及时代的记忆不断的叠加在一个个体身上，不断加载着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目的与意义。在时代的间隙中，人们容易在拥有和丧失中迷茫，寻找不到自我。关于记忆的融合使得人精神上分裂，无法安于当下，适应环境。在当下都市中，天门山相约跳崖的四个不同省份进城务工的青年；约死与自杀增多，公共领域情绪失控与伤人事件也增加，精神上的困顿与压抑正在侵蚀当代的青年群体。这些现象其本质均是个体在现实空间遭受到挤压的环境中，无法面对变化造成记忆的错乱与自我的混乱，个体无法自我安定与构建起自我。因此在纷乱中找到自身的落脚点与个人关于自我的“信仰”显得尤为重要。

（二）自我的打乱与整合：认同重构与选择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指土地的开垦和植物的栽培，后来指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与培养，延伸至人类发展的历程，”之后“又用来泛指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人们在征服自然中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从心理性定义，在福德的解释中，“文化是一种学习过程，学习对象包括传统的谋生方式和反应方式，以及其有效性而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⑧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的变化催生出身份的体认问题。身份转变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话题，有不少学者在当时关注失地者农民的身份转变过程中的自我认同问题，例如在 06 年社会学学者研究的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作为个例，其文章中就指出一个当时普遍关注的问题，即“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意味着对自我的重新界定，即对于‘我是谁’这个重要问题的重新回答。”^⑨而在这里，借用其来探究几十年后，完全处在交织着各种选择的现代化中，除去老一代的边缘群体以外的新生的一代与普罗大众，他们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以及自我认同问题。从农民身份的城市体验延伸到个体对于所处传统和现代交织混杂的环境的自我感受与适应度。

它同样值得关注，将视点从边缘群体关注转移到对普通大众精神迷乱与对模糊身份的确认感。既是对传统文化本身现状的关注，也是对传统与现代中个体注入的最大的关怀。小到本草找到最合适的位置，默默发挥最大的效用与人在一生中不断漂泊与成长，亦或者在一片土地上默默进行着一份恒定的工作，找到人和

^⑧ [英]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01.

^⑨ 张海波, 童星. 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 561 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06 (02):86-106+244.

自然，人和自己最能够自洽的点相同，都是在当下长久的生存。文化彰显着稳定在每个人心中的一股无言的重量感，与轻快和易逝形成对比，传统文化的意义也得到显现，它在中华土地的馈赠下生发，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反应。同时又提供给新一代青年无限选择的遐思，在这里思考变得重要，影像只呈现了过程，忽略对错。呈现选择与生活，忽略教导。

在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厚重与重量感并非通过直接呈现文化表现，而在影像之外，用一种摄人心魄的静与沉淀的力量，呈现出来令人心定的魅力。酿酒耗时十年，历久弥香，其中不乏酿酒者的稳重与沉淀，酒又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象征着文化埋藏在地下蓄积待发的力量；竹沥清爽利咽，半杯却需要新鲜竹子小火慢烧至几个小时，与之相伴的是青年医生撇去浮躁，丢下繁华与功名，潜心的守护，这是传统文化中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亳菊在当下已经稀缺，需要人工耐心培养与传承养殖技术；一代代亳菊培育者精心培养，守护着不仅仅是药材与亳菊，也是中华优秀的文化，这是愚公移山的坚持和厚积薄发的处世态度。六集中的大量中药技艺、种植技术当下仍然需要人工操作的工作，都需要传承与人的参与，它则呈现了文化当下的生存空间。本草、中药以及人都在塑造与参与中华文化的生成与进程，在多个故事中反复呈现的中药制成的慢与人的沉淀与耐心也是文化的内核。

人多了对自己意义的找寻，纪录片通过传统中医药文化向我们传达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它帮助人们找到自我所在，通过稳定与深入灵魂的拷问，助力当下的青年做出内心的选择。它帮助我们在虚无与动荡的当下，迷茫与无意义盛行的现代，寻找到自身的意义所在。因此，有了影像中变动与坚守的个体选择。坚守者回望自己的初心，守护着过去的记忆与自我的生活状态，安定的居于自我的一方土地。他们是老一辈的对上一代的传承，坚守着心中的一片净土，发扬技艺。而同样，有一批年轻继承者选择守望传统，继承着最传统中国的精华，做着最古法的传承。他们从传统文化与上一代得来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做出遵从本心的选择，在自然中沉浸于自我，找到心定的方向。而变动者在快速发展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对自身的身份做出融合，在迷茫中重新找到安居的心灵家园。这些人群中，有一批人在践行着这个理念，做着新时代下传承。他们对传统文化保持敬仰，同时使其适应当下的新环境，将科技和经验融合，使中药发挥最大效用。

影像中的沉静与坚守，也在关怀着影像之外的群体，将观众缝合在微观的人物故事中，每个个体都能从中解读与进入自我的内心深处，在嘈杂与喧嚣的现代都市中从自我出发，找到属于个体的“信仰”，创造内心安定的家园。

结 语

《本草中华 2》关注了人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自洽。中国从在乡土社会中到提出现代化，再到至今不自觉的身处其中短短的几十年，纪录片通过本草呈现了自然与乡土的勾连中，未改变的中药制作方法与人们的乡土生活经验，以及改变的环境和成长在新环境中创造自我体验的新一代。传统文化以一种隐藏在底层的方式渗透进个体的生命体验，重传承，讲亲情。在其下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唤起了如同乡土本草一般植根在所有人生命中的联系，其缅怀了现在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表达了人们在充满未知以及在更加自由，多元的环境中，呈现了传统中国文化带来的安定感，这种传统本身帮助处于当下的几代人共存，助力新一代青年找到自我的意义与价值、重新拥有“信仰”，拥有自我的内心安定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周波. 接受美学视域下纪录片《本草中国》的声画意蕴探微[J]. 电影评介, 2022(08):93-95.

- [2]贺佳,马文文.气韵之“古”·境界之“新”——赏析纪录片《本草中华》第二季[J].电影评介,2021(04):97-100.
- [3]程佩,沈秋莲.中医药非遗类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审美意蕴与纪实艺术——以《本草中华》第二季为例[J].当代电视,2020(08):63-66.
- [4]张荻.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的多维诠释——论纪录片《本草中华》的传播价值[J].中国电视,2020(04):109-112.
- [5]王序,岳朋.文化记忆、记忆重构与认同建构:《本草中华第二季》的叙事策略[J].巢湖学院学报,2020,22(02):87-92.
- [6]金旭阳.静中生机:《本草中华》的文本意境分析[J].声屏世界,2019(11):54-55.
- [7]汪芳,孙瑞敏.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12):2368-2380.